

欽定晉書

卷之十
七五八

晉書卷七十五

唐 太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四十五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子坦之

禕之

坦之子體

愉

國寶

忱

愉子綬

承族子嶠

袁悅之

祖台之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

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

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閤門守靜

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

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

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旣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旣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當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

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
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
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
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
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
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
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
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

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
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

衍雅貴異之北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叅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叅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叅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圖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

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
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
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
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
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
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
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
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
嗣

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

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旣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竝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

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
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
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
疆胡陸梁當畜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
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
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
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
嶽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闕闕之心
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
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

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麋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旣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爾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

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旣不長直以真率

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
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
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述答曰
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
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嘆但
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
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
齧破而吐之旣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
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
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

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牋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

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
鍾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穆
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

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
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
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
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
軍辟爲掾累遷叅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
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
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

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
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
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
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
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
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
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
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
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
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

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
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
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
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
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
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
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而無
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
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
爲風乎且卽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

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
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
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
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頽禮與浮
雲俱征僞與利蕩竝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
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
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
人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
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

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羣方所資而
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
我萬物用之而不旣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
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
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
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
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
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
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
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